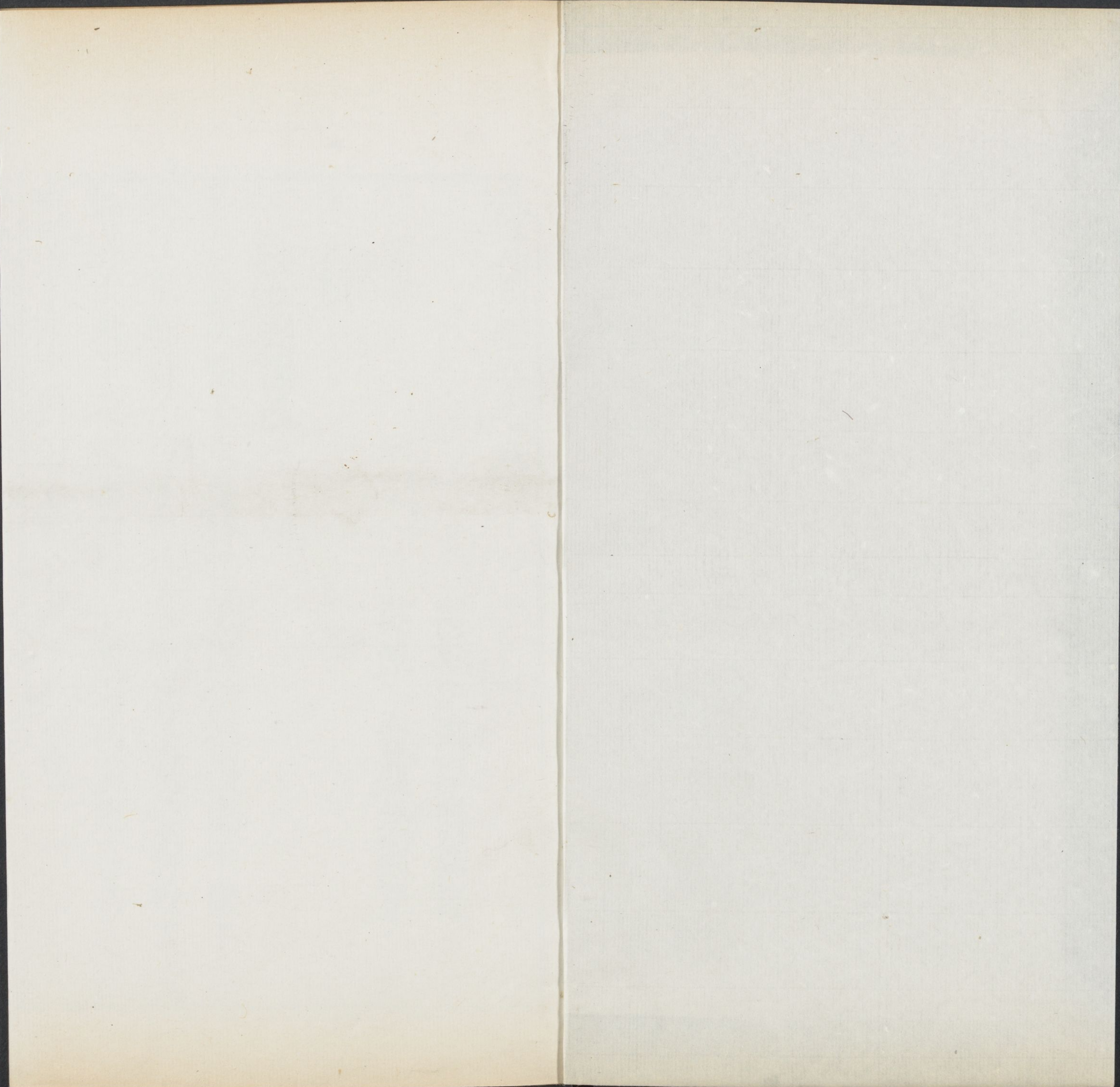


79299/0133

8



山齋集卷之八

陽春賦

吳原

考正類

五經圖說

易自魯南經于木宗於孔子以春秋傳授于房于

授江東野翁于子与子与授高司馬于子與授吳

郡太守來于來授齊田何一表授漢儒與言易之

所授下也亦他日主宗主也亦他日主宗主也亦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SEP 25 1988

急覽類編卷之八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閩施澤深厚甫纂述

吳陳 台鼎侯閱正

考正類

五經源派

易自魯商瞿子木受於孔子。以授魯橋庇子庸。子庸授江東馯臂子弓。子弓授燕周醜子家。子家授東武孫虞子乘。子乘授齊田何子裝。而為漢興言易之祖。何授丁寬。寬授田王孫。王孫所授分為三門。曰沛人

施讐。東海孟喜。瑯琊梁丘賀。由是有孟施梁丘之學。又有東郡京房。爲京氏學。又東萊費直。傳古文易。爲費氏學。沛人高相。爲高氏學。施孟梁丘京氏四家。皆立博士。而費高二氏未得立。後漢陳元。鄭衆。皆傳費氏之學。馬融。鄭玄。荀爽。並爲之傳注。自是費氏大興。京氏遂衰。施孟梁丘高氏俱亾。今所傳者皆費氏。至晉時。王肅又爲費氏注。梁陳鄭玄。王弼二註。列於國學。齊代惟傳鄭義。至隋王註盛。鄭學寢微矣。尚書漢濟南伏生。遭秦亾。其書口授二十八篇。又河內女子。

得秦誓一篇。獻之。伏生作尚書十傳。以授同郡張生。張生授歐陽生。世傳至高。爲歐陽氏之學。夏侯都尉受業於張生。世傳至勝。爲大夏侯之學。勝傳子建。爲小夏侯之學。三家並立。而歐陽爲盛。孔安國得壁中書。考定五十九篇。作傳。而私傳都尉朝。爲尚書古文之學。未得立。遂有張霸。僞爲書二十四篇。後漢杜林傳之。賈逵作訓。馬融作傳。鄭玄亦爲之註。非孔氏舊本也。至晉永嘉。列之國學。隋以後。孔氏行。而鄭氏微矣。詩。漢興時。有魯人申培。受詩於浮丘伯。是爲魯詩。

齊轅固生亦傳詩。是爲齊詩。燕韓嬰亦傳詩。是爲韓詩。三家皆立於學宮。又有趙毛萇善詩。自云子夏所傳。作古訓傳。是爲毛詩。河間獻王好之。未得立。東京謝曼卿爲之訓。衛敬仲又加潤色。鄭衆賈逵馬融並作傳。鄭玄作箋。而至今獨立。齊詩亡於魏。魯詩亡於晉。韓詩微。禮。漢初有高堂生傳十七篇。又有古經出於淹中。河間獻王上之。合五十六篇。至宣帝時。后蒼最明其業。乃爲曲臺記。以授梁人戴德。及德兄子聖。沛人慶普。古禮合二百十四篇。戴德刪其煩重。爲八

十五篇。爲大戴禮。戴聖又刪之。爲四十六篇。爲小戴記。大小戴慶氏三家並立。後漢惟曹氏傳慶學。漢末鄭玄傳小戴之學。後以古經校之。取其義長者作註。爲鄭氏學。立於國家。餘多散亾。又無師說矣。春秋夫子論史記舊聞。而次春秋七十子之徒。口受其傳。指爲有所刺譏。褒諱挹損之文辭。不可以書見也。左氏故論本事。而作傳。厥後又有公羊穀梁鄒夾之傳。漢初四家並行。鄒氏無師。夾氏未有書。齊人胡毋子都傳。公羊春秋。授東海嬴公。以至東海嚴彭祖。魯人顏

安樂。故後漢公羊有嚴氏顏氏之學。與穀梁三家並立。左氏漢初出於張蒼之家。本無傳者。賈誼爲訓詁。以授貫公。後劉歆欲立於學而不得。至建武中韓歆陳元欲立之。於是魏郡李封爲左氏博士。而諸儒攻之。及封卒而罷。然私傳者甚衆。賈逵服虔並爲之訓。晉杜預又爲經傳集解。穀梁范甯註公羊何休註左氏服虔杜預註。後皆立國學。至今而公穀無師說。今之易主程朱傳義尚書則蔡仲默詩則朱傳春秋則胡康侯禮則陳澔集說朱子通解諸經旨闡釋補

漢儒不及者良多。第自祖龍一炬。聖經散亾。向使無漢儒補輯綴拾。安存什一於千百。卽關洛諸賢亦安所藉以爲發明哉。且時近古。則故老之口傳非妄。業專門則師說之墨守多真。其所論著間或不足於義。而足於數。殊非懸臆而談者。爝火浸灌。功爲不小。若之何謂秦人焚書而經存。漢人窮經而經絕也。况程易言理甚備。象數却欠。而朱謂易只卜筮書。則又淺矣。蔡氏書傳日月五星運。與朱詩傳不同。及其他註說。與鄱陽鄒季友所論。間亦有未安者。朱詩傳多從

鄭夾漈詩辨中來。然惡序太過。而一槩攻之。如鄭風風雨改貞。度爲宜淫。王風君子陽陽。改伶隱爲閨詠。此其最舛者。康侯春秋。意在納約。稍失而近於苛。乃禮經則恨無異同。踏駁至今。嗚呼難言矣。昔程伯子謂王荆公曰。天下事非一家私議。願平氣以聽之。矧聖經乎。故爲聖譯者。宜如和羹濟其不及。而洩其過。倘以勝心。矯之矯則浮。浮則不人。此宋人詆漢儒而竟自失也。然宋人猶有體認工夫。只是偏執太過。而今乃有以無師之智。曉曉妄度聖經。收詆宋人爲糟。

柏關尹子曰。不知道。妄意卜者。如射覆。孟存金。存玉。存角。存羽。存瓦。存石。是乎。非是乎。惟置物者知之。今之射聖人之覆者。且未嘗置物其中矣。惡乎卜度。惡乎詆宋人也。嗚呼。學者誠於漢用弘。於宋取精。而間以獨解。佐前人之未備。卽一二牴牾。猶爲尊經矣。

經典正譌

洛誦云。古書籍言多譬况。當求於意外。如尚書云。說築傳巖之野。築之爲言居也。後世猶有卜築之稱。求其說而不得。遂謂傳說起於版築。雖孟子亦誤矣。伊

尹負鼎以干湯。謂尹有鼎。鼎之才也。猶詩書所稱阿衡云耳。議者遂謂伊尹爲庖人。若然則衡秤也。尹曰阿衡。其亦舞秤權之市魁乎。子貢多學而識之。故孔子曰。賜不受命而貨殖焉。莊子便謂子貢乘大馬中。緝表素之衣。太史公立貨殖傳。便首誣子貢。如此則子貢亦猗頓耳。聖門四科。子貢善言語。太史公信戰國游士之說。載子貢一出存魯亂齊。破吳強晉而霸越。其文震耀。其辭辨利。人皆信之。雖朱文公亦惑之。獨蘇子由作古史考。而知其妄。考左傳齊之伐魯。本

於悼公之怒季姬。而非田常。吳之伐齊。本怒悼公之反覆。而非子貢。其事始白。若如太史公之言。則子貢一蘇秦耳。毛詩曰。漢有游女。不可求思。韓嬰曲爲之說曰。孔子南行至楚之阿谷。見女子有佩璵而浣者。使子貢挑之。不得。如韓嬰之言。則孔子乃一馬融而子貢不如盧植遠矣。又論語爲命禪。謹草創之。左氏遂謂禪。謹謀於野。則獲蓋因草之一字。誣之也。孔父正色而立朝。左氏遂謂孔父之妻美而艷。蓋因色之一字。誣之也。例此以推。則國語謂驪姬蜎讚申生。必

將如吉甫之掇蜂。禮所云諸侯漁色於下。卽小說家謂西施因網得之類矣乎。

國風鄭衛篇

季子觀周樂爲之歌。衛鄭皆曰美哉。且謂康叔武公之德如是。鄭雖譏其細。亦不及於淫也。及春秋列國大夫會盟。多賦鄭衛詩以見志。使皆淫詞。豈肯引以自況。夫子雖謂鄭聲淫。亦未必淫奔之淫。說者據此。遂以風雨鷄鳴丘中有麻木瓜采葛扶蘇子衿之類。悉改序說。恐非夫子刪述本指。序說固未必盡是然。

漢時去春秋尚近。經師傳受。猶有影響。至宋則愈遠矣。此皆未敢盡信者也。雖然。詩亦稽實待虛之作。未必專指一人一事而言。必如孔孟說詩。乃爲得之。如素以爲絢。憂心悄悄之類。今皆可見。下此則韓嬰外傳。雖未盡能以意逆志。而變動不居。猶有古之遺焉。吾思學者讀經。但當以爾雅辨釋字義。屏去訓詁虛心潛玩。當有得矣。爾雅列於十三經者。蓋有謂也。豈孟浪乎哉。

詩聲

鄭漁仲云。樂以詩爲本。詩以聲爲用。八羽六律爲之。羽翼耳。仲尼編詩。爲燕饗祀之時。用以歌。而非用以說義也。彼自衛反魯。問於太師氏。然後取而正焉。列十五國風。以明風土之音。不同。分大小二雅。以明朝廷之音。有間。陳周魯商三頌之音。所以備祭也。定南陔白華華黍崇丘由庚由儀六笙之音。所以叶歌也。得詩而得聲者。三百篇。則系於風雅頌。得詩而不得聲者。則置之。謂之逸詩。如河水祈招之類。無所系也。自齊魯韓毛四家。以說相高。而漢朝又立之。學官遂

使聲歌之旨無聞。然大樂氏以聲歌肄業。往往三百篇。瞽史之徒。例能歌也。柰義理之說。旣勝。則聲歌之學。日微。東漢之末。所得於三百篇者。唯鹿鳴騶虞伐檀文王四篇而已。餘聲不得。太和末。又失其三。尤延年所得。惟鹿鳴一篇。每正旦大會。太尉奉璧羣臣行禮。東廂雅樂。常依者是也。古者歌鹿鳴。必歌四牡皇皇者。華三詩同節。故曰工歌鹿鳴之三。而用南陔白華華黍三笙以贊之。然後首尾相承。節奏有屬。今得一詩而如此用。可乎。應知古詩之聲爲可貴也。至晉

室鹿鳴一篇絕後世不得聞詩矣

鄭聲非鄭詩

田叔禾云孔子曰放鄭聲鄭聲淫愚謂鄭聲非鄭詩也夫人情動於中而聲生焉聲成文謂之音比音而被之歌舞管絃極其形容謂之樂樂有五音音有六律六律之外變爲淫聲於是乎有繁手雜弄縈囀嫚引依竊律呂窮巧極妙務以悅人者惟鄭爲最故孔子曰吾惡似是而非者惡鄭聲之亂雅也夫樂一也而中正則雅多哇則鄭故詩雅矣而以鄭聲出之則

病乎詩雖清廟不足聽也詩淫矣而以雅聲節之則病乎樂雖后夔不能飾也然則雅鄭之不相爲用也較然矣鄭之交隣往往以伶人爲上賂如師葑師慧師悝師觸師蠲之徒皆以擅名列國聖人懼其傳之蔓而害雅也故曰放鄭聲鄭聲淫如直以其詩而已則習其句讀嚼然自與二南殊科何以曰似是而非若朱紫苗莠之難辨况乎鄭衛之詩亦伯仲孔子斥鄭獨甚求其說而不得則曰衛風男悅女鄭風女悅男以此爲鄭衛短長何以異於賢偏袒於裸裎也故

鄭之爲詩。若東門漆。洧諸篇。其爲淫亂無疑。然其他亦有明得失。哀刑政。發乎情。止乎禮義者。故季札博雅君子也。於歌鄭則曰美哉。其細已甚。民弗堪也。韓起賢大夫也。於六卿之賦亦曰鄭其庶乎。保家之主也。使其果皆淫亂之辭。則二君子何以稱焉。吾故曰鄭聲非鄭詩。

春秋天子之事

席元山云。孟子曰。孔子懼。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

乎。此數語。千萬世春秋之宗旨也。後之儒者。乃曰孔子作春秋。以寓王法。惇典庸禮。命德討罪。大要皆天子之事也。知孔子者。所云似矣。罪孔子者。謂無其位。而托二百四十二年南面之權。使亂臣賊子。禁其欲而不得肆。則戚矣。直謂夫子欲代天子之賞罰也。孟子所云春秋天子之事。而孔子作之也。世儒所云春秋天子之事。而孔子行之也。孟子所云孔子作春秋。以明王道於世也。世儒所云孔子作春秋。以任王法於身也。此非直文定之言。公穀以來。蓋已有之。考亭

平日議論春秋大不類此。至釋天子之事，復取文定之言，嘗論文定春秋窮其所論，與仲尼所書不能無牴牾者，褒貶之說惑之也。褒貶之說生於賞罰之義，賞罰之義出於托南面之權。托南面之權，則春秋天子之事一言誤之也。遂真謂孔子假春秋之權行天子之事，是故吳楚降王爵而爲子，秦晉貶侯伯而爲人，子突下士進勳皆於大夫，咺糾大臣退等列於中士，善者賞之，惡者罰之，亂臣賊子秉鈇鉞以誅之。宛然王者被袞冕於明堂之上，而進退下嗚呼誣

亦甚矣。然猶可也。至於春無王，以著天下之無王，王無天，以貶王者之不天，是夫子非特行天子之事，以賞罰乎諸侯，而又行天之事，以賞罰乎天子也。夫子將爲之乎？或曰：作春秋非僭乎？曰：僭雖然，吾所謂僭也，異於是。修史者，史官也，非天子自爲史也。聖人之僭，非僭天子也。僭國史也。或曰：如子之言，春秋之法安在？曰：彰善惡以垂天下之勸懲，辨是非以訓天下之去取，此春秋萬世之大法也。

禮記綴文

柴桑問答。或曰禮記一書。自孔子歿後。七十二之徒。或錄舊禮之義。或錄變禮所由。或兼禮記制。或雜序得失。以爲記。中庸是子思所作。緇衣公孫泥子所撰。而月令王制。非孔門弟子所爲。月令爲呂不韋王制。爲漢文時博士。後大小戴諸儒。又爲補拾百家殊說。博哉。曰禮得於淹中。樂傳於制氏。所謂聖人之制作。不存矣。曲禮郊特牲。祭義祭法。喪服等篇。古之禮書也。樂記一篇。古之樂書也。乃檀弓呂令文。王世子學記。中庸表記坊記。大學等篇。禮書乎。樂書乎。非禮書。而曰禮記綴文矣。

西漢書人物表

鄭漁仲云。史記一書。功在一表。猶衣裳之有冠冕。木水之有本原。班固乃以古今人物。彊立差等。且其書自高至武。凡六世。盡竊遷書。自昭至平。凡六世。資於賈逵。劉歆。况又有曹大家終篇。則固之自爲書也。幾希。往往出固之胸中者。古今人物表耳。他人無此謬也。今按表中。如傳道者曾子。乃列於顏閔仲弓之下。首霸者齊桓。乃居於四公之次。魯隱列於下下。而葛

伯及於下中。若以讓桓爲行善而未盡。彼廢祀仇餉者。惡未極乎。嫪毐列於中下。而於陵仲子與之同等。若以好名者誠非中道。彼淫穢叛逆者。尚可齒乎。老子玄默。仲尼所師。文伯之母。達於禮典。而在第四。田單以卽墨孤城復強齊之大魯。連忽於榮利。藺子申威。秦王退讓。廉頗乃在第五。大姬巫恠。陳人化之。國多淫祀。寺人孟子。違於大雅。以保其身。旣被宮刑。怨刺而作。乃在第三。卞隨務光。亦巢許之儔也。而巢許獨在第二。龍逢殺身。亦箕子比干之徒也。而龍逢獨

列第三。祝鮀佞人也。而與史魚之直同列。商鞅白起。殘刻苛暴之尤也。而與薛居州樂正子之善士同科。二世胡亥。何以賢於燕喜魏假。而在下中。知伯子噲。何以高於齊愍王。越王無彊。而居下上。令尹子蘭。與上官大夫一類也。一中中。一中下。田駢鄒衍。何以列於莊周惠施之上。元咺白公。何以居於亥唐倚相之列。左丘明與顏淵。並列第二。南宮适與公伯寮。同在第四。又如夔也。居夔於上下。出后夔於下上。韋豕韋也。寘韋於下上。列豕韋於上下。是以一人而二之。郵

無恤與王良並稱。范武子與士會俱垂。是以一謚而離之。上官大夫卽靳尚也。而兩出。宋昭公曹共公亦皆一人。而兩出。他如此類。未可更僕數也。且漢書紀漢事也。乃總古今以著人物表名義乎矣。

呂武不應入本紀

史記呂后本紀夾漈鄭氏曰。遷遺惠而紀呂。無亦獎盜乎。新唐書本紀紀武則天後。乃於中宗復位書云。高宗第七子母武氏。夫中宗在高宗崩時。已卽帝位。祇緣武氏臨朝稱制。遂積大孽。廢帝爲王耳。作本紀

者。何不以中宗冠其端。詳書武氏行事。每紀年下。直書帝所在。以見被廢之實。至神龍改元。乃書復位。則正統凜然。春秋矣。而何史氏不爲也。况史記有外戚世家。唐書有皇后傳。而呂武已與矣。何又入於本紀邪。

評文

屈原之離騷。有長鯨蒼虬之態。讀之令人激切。生忠憤心。奇體也。或者而有露才揚已之譏。靖節之歸去來。有閑鷗立海之狀。讀之令人清灑。忘名利心。佳製。

也。或者有以賦爲辭之議。嗚呼。爲文之難如此。而況於論文者乎。信矣。夫論文尤難也。今夫擷華掇菁。蕭統之文選。工矣。然而漢之文不取仲舒之三策。而取楊雄之美新。何見也。去疵取純。姚鉉之文粹。勞矣。然李唐之文不取昌黎之碑。而取段文昌之碑。何識也。編司馬長卿賦上林。而不知謬言盧桔夏熟。編楊子雲賦甘泉。而不知安用玉植青葱。羽獵託諷之詞。子虛奏雅之篇。而反雜於長門。褻慢之語。文選果足信乎。述王摩詰老將行。而不辨指天。幸不敗於衛青之誤。述李長吉鴈門行。而不指黑雲壓城。續以甲光向日之失。道士吳筠之著游僊。解釋子蘭之作長城窟。而亦溷李杜元白之集。文粹果足取乎。永叔醉翁亭記。而秦少游以爲用賦體。文正岳陽樓記。世稱佳作。而尹師魯以爲傳奇體。曾子固之記六經閣。張伯玉終不愜意。陳鐸之批答曾魯公。魯仲明謂非詔語。荆公以東坡醉白堂記。爲韓白優劣論。蘇公以王金陵處州學記。爲學校策。柳子厚素稱韓文。若捕龍蛇。搏虎豹。急與之角。而不服。至論淮西碑。議其有帽子之

習杜陵之詩。黃魯直稱其靈丹一粒。而楊大年以爲村夫子。嗚呼。有穎士之高識。庶能知李華吊古戰場文。無歐公之巨眼。而昌黎文集。終爲李氏敝篋書而已。信夫。論文之難也。至有讀詩。未有劉長卿一句。已呼阮籍爲老兵筆語。未有駱賓王一字。已罵宋玉爲罪人。何哉。

論文

甚矣。遴文之難也。或取其詞。而體裁未審。或取其理。而論議未瑩。或取其譽望。而行檢木飭。或取其瞻麗。而祇實未正。非有獨見之明。貫通之學。嚴正之操。泛應之本。其何以撫星宿而不遺。羲娥。采明珠而不混。魚目哉。古今遴文者。非止一客。而最著者。蕭統。姚鉉。呂祖謙。程敏政也。統之文選。嘗自稱其歷觀文囿。泛覽詞林。時更七代。數逾千載。略其蕪穢。集其清英。固已善矣。今觀雷都之賦麗矣。而形勢物產之咸詳。五等之論辨矣。而維持經理之悉備。林宗仲弓之碑。重懿行也。汧督徵士之贊。存節槩也。他如不遺三閭大夫之忠潔。而乃雜以美新諂佞之文。不廢五柳先生

之高行而乃混以九錫奸雄之事。殷仲文安能解綬。陳孔璋竟爾從曹。雖不錄其文可也。况乎詩書之序。論道之史焉。可槩以選目之邪。鉉之文粹。嘗自稱其氣脉之可以貫六籍。正以古雅。略其雕篆。如琅琅玉聲。如粲粲珠光。亦云善矣。今觀賦首含元。見統世馭人之道。卷終紀事得搜遺錄。細之詳。七德舞之歌。悼前烈也。傷農家之釋。憫民窮也。他如取張曲江龍池聖德頌可矣。而不能去大唐封禪之頌。取陸敬輿奉天徽號疏可矣。而不能留關中事宜之疏。則天有愧

於哀冊。淮碑獨陋於文昌。雖不錄其文可也。况乎浮屠之贊。釋道之碑。焉可槩以粹目之耶。呂祖謙之文。鑑自謂采之本朝文集。旁及傳記。他書蓋自建隆迄於元祐。皆宋盛世之文也。今觀籍田之賦。得務農重穀之規。文儒三贊。有尊經講道之意。著希文經濟之略。則有應詔十事。白正叔醇明之學。則有復禮四箴。其可議者。批答之辭太繁也。駢麗之體太冗也。兩儀合祭之詔非禮也。百年無事之疏非忠也。介甫之表多矣。而不悞其倖直要君之意。惠卿之文似矣。而不

覺其文過誣人之情。是可謂無病乎。程敏政之文。衡自謂精純者取之。粗駁者去之。蓋自洪武迄於成化。誠我朝至治之文也。今觀中原之檄。明帝王華夷之義。開科之詔。求經行名實之才。北京之賦。示居重馭輕之略。實錄之表。見崇先垂後之詳。孔子廟堂之議。得據經守禮之法。中興固本之疏。皆安內攘外之謀。悔過之辭。雖遷戍者不遺。識治之談。雖布衣者必錄。存希古之文。於禁例方嚴之日。采武功之文。於罪罟未釋之時。可謂明且公矣。其間可議者。惟武寧恭

靖之碑乃

太祖文皇之製。而以列於諸臣文字之中。似未可去。取於其間也。求其遴選精而理道具者。其惟真氏文章正宗乎。體本於古。指近乎經。義理明。世用切。曰辭命。曰議論。曰詩賦。曰叙事。莫不各得其理。此我仁宗昭皇帝所以特加乙覽。而取其學識甚正歟。

詩賦

自國廢詞賦。以經術取士。士士奈何舍本業而務聲詩。一旦釋去。則又他縻而未暇也。無惑乎贅疣視之。

已。夫氣之動物。物之感人。照燭三才。暉麗萬有。上之
歌咏祖德。中之昭告成功。下之陶滌性靈者。非詩也。
耶。三百篇詩之祖也。六義備焉。歷若千年。而屈氏之
騷始出。不淫不亂。爲詞賦宗。此一變也。炎漢以還。五
言七言。分鏡竝驅。而十九首。蘇李諸篇。獨爲五言神
境。鄴下之什。曹氏父子爲魁。六朝之體。三謝稱雋。又
一變也。唐初猶沿梁陳餘響。綿麗而遠於情。沈宋繼
之。風調始適。杜李撮薈諸家。變化斯極。大曆而後。敝
繇趨下。迨乎晚季。以及宋元。拘體纖調。而詩亾矣。由
此言之。體以代殊。格由代降。曰騷曰古。曰律曰絕。愈
變而愈工也。先秦降而漢魏。漢魏降而六朝。六朝降
而三唐。漸趨而漸下也。然離騷之指。婉惻穠至。兩漢
之音。雅朴渾奇。建安之什。宛篤雄贍。六朝之聲。靡蔓
綺縟。唐人之詞。清圓和。各極其才情之所至。而各
名其家。夫非詞人之極致。不朽之盛事也。與哉。
明興一洗腥膻之習。日月若闢而朗者。洪永之間。高
侍郎先鳴。劉文成次之。楊廉訪林膳部各爲之。羽翼
固已咀其精華。闕其堂奧。評者猶惜其不能盡去勝。

國之陋以爲恨。弘正之時。北地反正。何徐從而犄角之。庭寔上輔。繼之下毘。近自開元。遠溯黃初。極意剗除。復歸正始。此一快也。嘉隆之季。七子乃興。東吳奉歷。下於壇坫之上。建旗鼓而號中原。初取風神於傷矜。檢一二人倡。而千百人和。蠅附螳集。不耐雷同。而好詆訶者。遂目爲惡道。乃欲併歷下廢之。然此非歷下之過也。愚以爲後世論詩統者。必舉明而繼唐。而言明詩者。必舉高楊。以至於今。諸子爲初盛。非剗語也。乃詞家之病。亦有可言。顏之推曰。文章之體。標舉興會。發引性靈。使人矜伐。忽於操持。故有上章陳訟。託物獻嘲。揚之則蹠躄爲賢。抑之則夷光爲醜。則浮薄者之爲也。觸事悲歌。逢人痛哭。如無病而呻吟。類無端而寄慨。則狷忿者之爲也。流連光景。嘲風弄月。思不出乎房帷。課唯貴。在鳥則流宕者之爲也。一言偶合。互相標榜。片語登堂。輒相引重。風流自命。白眼看人。則豪舉者之爲也。張羅網於鴈池。伏戈矛於兔鋒。在此則敵帚可饗。在彼則寶鼎爲贗。則褊心者之爲也。今之談藝者。往往不免焉。蓋文士滋病。

之矣。

理數類

天地變化

太初者理之始也。太虛者氣之始也。太素者象之始也。太一者數之始也。太極者理氣象數之始也。

包含徧覆無非天也。天包水。水承地。地載萬物。天依形。地附氣。天地自相依附。天爲陽宗。故風火在上。地爲陰統。故水土在下。天主神。地主鬼。神主伸。鬼主屈。此二者所以始萬物終萬物之大端也。文曜麗乎天。而其動也。有七。日月五星是也。日者陽

之精。月者陰之精。五星者五行之精。在野象物。在朝象官。在人象神。其以差有五列焉。是謂三十五名。一居中央。謂之北斗。四布於方。各有七焉。是謂二十八舍。常明者百有二十四。可名者三百二十。以至於微星之數。皆有可考。庶物蠢蠢。咸得以繫命焉。日聚羣陽。故其煖熱之氣。皆出乎日。而寒涼乃日氣之所不及者。日漸長則熱矣。日漸短則涼。極短則寒矣。煖則陽氣之盛也。而極則爲熱。涼則陰之盛也。而極則爲寒。

月食時辰多。天下見之分數皆同。日食時辰少。天下見之分數不同。蓋日食月以精所虧之分。其明全盡。所以皆同。月食日以形所虧之分。正當其下。則分數同。及側遠望之。則分數有多寡。所以不同。陽宜常勝。陰宜常伏。故也。如其不然。又非其變者乎。山川之氣。積爲列星。光芒輝耀。精之盛也。至於橫飛而爲流。下而上爲奔。上而下爲隕。又非其變者乎。世有溫泉而無寒火。陰能從陽。陽不能從陰也。至於蕭丘涼火。又非其變者乎。

金木水火土五精之總也。寒熱風燥濕五氣之聚也。水以潤之。火以燻之。音然土以溽之。音辱木以敷之。金以斂之。此以其性言也。水之冽也。火之炎也。木之溫也。金之清也。土之蒸也。此以其氣言也。水在下。火在上。土在中。木在左。金在右。此以其位言也。水之平也。火之銳也。土之圜也。元木之直也。金之方也。此以其形言也。水則因火則革。土則化。木則變。金則從。革此以其材言也。水井洫也。音洫火爨冶也。木金器械也。土爰稼穡也。此以其事言也。然則冬屬水而一陽生於冬。

夏屬火而一陰生於夏。水生於北方陰位而陽已動。火生於南方陽位而陰已形。此水火之所以互根也。春木秋金皆非陰陽始生之月。故木生於陽之方。陽金生於陰之方。陰而陰陽無所生。此金木之所以不互根也。是五行之相生而剋。相剋而生。又非其變化無窮者乎。

天地一元為十二萬九千六百季。元分而為十二會。會分而為三十運。運分而為十二世。世分而為三十二年。年分而為十二月。月分而為二氣。氣分而為三候。

候分而爲五日。日分而爲十二時。積四千三百二十時。三百六十日而爲七十二候。則天地之貞觀。日月之貞明。寒暑之代謝。生物之終始。又孰有外焉者乎。昔人謂日月升降於三萬里中。天地升降於八萬里中。然則三萬里中。果可以限日月。而八萬里外。便可以盡天地否乎。子思子曰。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一者理之謂也。故堯夫精於數學。而實則主於其理。如立歲差法。至於日月交感之際。權之以二氣虧盈之常。曰幾歲差幾分。所以差法冠絕歷世。又嘗窮味

與色。皆有一萬七千二十之數。而獨聲數半之。則曰聲氣屬陽。日出地上。數得到。日入地下。數不行。此皆信之以理。而不泥於數者也。又如加一倍法。程伯子亦不過以理推之。蓋自兩儀既判。有此數。則有此理。一散而爲十百千萬億兆。十百千萬億兆。會而爲一。一實而萬分。此其所以窮古今而不變也。縱有太玄八十一首。洞極二十七象。潛虛五十五行。亦有不能以相通者。惟一則無所不通。而天地人物皆不能外焉。故曰心一而不分。則能應萬變。此君子所以虛心。

而○不○動○也○歟○

昔人謂崑崙山乃天下之最高者其東面中原所以
江淮河漢之水皆東流其西面西域諸國所以流沙
以西之水皆西流南自吐蕃兩廣水皆南向北自沙
漠虎林以至海都木鉢地勢漸低水皆北向然此亦
舉其人力之所通者言之耳若以是爲盡窺天地則
吾不知也蓋造化之妙無窮耳目之力有限以有限
窺無窮則有限者易窮而無窮者難限譬之蟻焉生
於穴長於穴游於墻屋聚於累土而曰墻屋足以盡

天○累○土○足○以○盡○地○可○乎○異○氏○九○天○之○說○既○成○虛○妄○世
儒○蠡○測○之○言○博○而○寡○要○蓋○人○在○天○地○如○魚○在○水○而○不
知○有○水○是○以○日○月○之○外○聖○人○不○能○範○圍○之○而○作○曆○日
月○之○內○聖○人○不○能○不○損○益○之○而○成○歲○

潮汐

天○地○間○有○不○可○以○理○推○者○君○子○亦○求○之○吾○身○而○已○矣○
蓋○天○下○之○物○皆○氣○之○所○運○天○地○雖○大○亦○氣○中○之○一○物○
吾○身○雖○小○亦○一○氣○之○所○成○氣○有○升○降○故○消○息○盈○虛○生
焉○物○有○大○小○故○呼○吸○潮○汐○異○焉○呼○吸○之○有○常○者○吾○身○

之潮汐也。潮汐之不爽者，天地之呼吸也。世之論海潮者多矣，知窮之於天地之外，而不知反之於一身之中。此說之所以紛紛莫定也。惑於恠者，以爲海鱗之出入，神龍之變化，是不經之說也。而王充著論，衡以爲水者，地之血脉，隨氣進退，則潮將無與於天乎？滯於月者，以爲隨月之虧盈，從月以增減，是一偏之見也。而盧肇賦海潮，以爲日出於海，衝激而成，則潮將無與於月乎？不知天包水，水承地，而一元之氣，升降於太虛之中，氣升地沈，則水溢而爲潮；氣降地浮，

則水縮而爲汐。元氣呼吸，天隨氣以盈虛，溟渤往來，潮順天而進退。日者衆陽之母，陰生於陽，故潮附之於日者也。觀由子至巳爲陽，而日之潮汐一至。由子至亥爲陰，而月之潮汐一至。不可見乎？月者太陰之精，水者陰類，故潮依之於月者也。觀仲春月落，則水生而汐微；仲秋月明，則水落而潮倍。不可見乎？是潮汐也。隨乎日而應乎月，依乎陰而附乎陽，減於大寒，極陰而疑弱於大暑，畏陽而縮。此其所以消長之無常也。當卯酉之月，陰陽之交也。氣以交而盛，故潮之

大也。獨異於他月。當朔望之後。陰陽之變也。氣以變而盛。故潮之大也。獨異於他日。此其所以變遷之無定也。一盈一虛。質之吾身而無異。一往一來。考之天地而不殊。論海潮者。亦何必遠有所求哉。至若錢塘江潮。又有銀山雪屋之狀。是亦氣之所出。偶然獨異。而說者謂子胥怒氣所激。則鴟夷未浮之先。錢塘將無潮乎。此妖誕之說。不足信也。而錢鏐氏強弩射潮。江海爲東。亦一時偶然之事。豈可執之以爲常乎。

氣化類

萬物生成

天一氣。爾氣化生水。水中滓濁積而成土。水落土出。遂成山川。土之剛者。成石。而金生焉。土之柔者。成木。而火生焉。五行具。萬物生。而變化無窮矣。

五行之自生。則曰水火木金土。五行之相生。則曰水木火土金。五行與四時之氣。相爲流通。則曰木火土金水。百凡生於土。而歸於土。此土者。所以始萬物。終萬物者也。

風雨雲霧雷天地之用也。吹噴噓呵呼吾人之用也。天地人一理也。人一小天地也。天有四時以制十二月。人亦有四肢以使十二節。天有十二月以制三百六十日。人亦有十二肢以使三百六十節。故舉事而不順天者逆其生者也。

人順生。草木倒生。禽獸橫生。胎生者九竅。卵生者八竅。胎生者眼胞自上而瞑。卵生者眼胞自下而瞑。濕生者眼無胞而不寐。化生者眼無竅而有光。草木可插而活者胎生類也。以實而產者卵生類也。荷芡濕

生也。芝菌。

音郡

化生也。有雌無雄。龜鱉是也。有雄無雌。

蜂蠆是也。龜雖有鼻而息以耳。牛雖有耳而聽以鼻。

龍蜃。

音甚蛟也

能飛而無翼。鵝鴨有翼而不飛。陽鳥之飛。

頭伸而足縮。陰鳥之飛。頭縮而足伸。馬之臥。起自前。

足。牛之臥。起自後。足。鹿豕直行。蛇。

音蛇

蚓曲行。郭索橫。

行。夔踵却行。率然兩頭行。蚺。夔。

音戶

屈伸行。木皆中。

實而娑羅樹則中空。竹皆中空。而廣藤竹則中實。沈。

香木至輕也。而以水浸之則沈。中冷泉亦水也。而錫。

器盛之則洩。是吾刀亦金也。而可以切玉。蕭山火至。

涼也。而可以供爨。物生之不齊。類如此。造物果有窮乎哉。

昔者徐淵遊於蜀山。見蒼禽集西岡之坡。順風而交。鳴淵異之。問於黃叔度。對曰。其蒼鴉乎。鴉之孕。不精而感。不交而生。其感也。以風。其生也。以晚。此之謂氣化。其鳥載於爾雅者也。子不聞觚竹之荒。有鳥曰鴟。翼生於股。熒惑見則孕。是以今而感於星也。嘉陵之墟。有鳥曰鷓鴣。非臨溪而啄影。則孕吐於口而生。是感於水也。扶乘之野。有鳥曰搖光。感日之精。則孕其

形如龜。是感於日也。此三禽者。爾雅不得而載焉。由是觀之。凡海外之絕域。其不名之鳥。與無稱之獸焉。可得而窮哉。蓋天地之變化。無窮而物生。空亦無窮也。食而不飲者。蠶。則五十日而果。飲而不食者。蜩。則三十日而化。不飲不食者。蜉蝣。則朝生而暮歿。非欲生也。不得不生。非欲歿也。不得不死。狸兩足。夔一足。馬四足。蜘蛛六足。螯蟹八足。螂蛆四十足。蚺音百百足。帶無足。無者不資於有。而後行。多者不見其多。而反遲。

於行噫一。蝮音動一。蚊音息。誰其尸之乎。

與之齒者去其肉六音付之翼者兩其足。甘瓜則抱苦

蒂。美棗則生棘刺。荔枝非名花。牡丹無嘉實。鷹鷂能

搏鳩鴈。而反受逐於鵲。鴿崖。鵬能搏鷁鷺。而不能得

飛。鴿雉善聽。狼善視。狐善疑。猶善豫。駱駝善知泉。象

善知地。虛實而終不免於人之手。物各有能有不能

也。嘻。天不能平其西北。地不能隆其東南。日月不能

摘音離光於曲。兀衝風不能揚波於并底。而況其餘乎。

雀化為蛤音各水。羽而甲也。蛇化為龜。螫而介也。雉

化為蜃。羽而鱗也。田鼠化為鴛音如。毛而羽也。老楓化

為羽人。朽麥化為蝴蝶。無情而有情也。賢女化為貞

石。山蚯化為百合。有情而無情也。夫造物之常。既如

彼。其不測又如此。君子者。守其常。觀其變而已矣。

天地間動物。蟲水木土之生。蟲乃人所習見者。極南

方有火鼠。與大南雞之食火。非火中有蟲乎。草木子

述。見鍋上鐵泡。則碎之內有紅蟲。其走如飛。其唇至

硬。非金中有蟲乎。嘻。蟲固蟲也。人亦蟲也。至於人之

一身。齒有蟲。髮有蟲。疥有蟲。腸有蟞。虹蟲。以及百骸

九竅五臟莫不有蟲。非蟲其蟲乎。人則蟲而靈者耳。不然能飲食能衣裳能佚欲泯泯而生濛濛而死謂非大塊中一蠹與命之曰人徒爲造物笑。

夫天地造物者也。果有造天地者乎。萬物游乎天而不知其然而然。天亦游乎天而不知其然而然。遡之於混沌顛蒙而極之於元會運世亦不知其所以然而然。是果天地之自爲終始耶。抑萬物之自爲終始耶。蓋雨露能培方吐之萌蘖而不能養旣凋之榦材。霜雪能隕旣華之蔦蘿而不能槁方承之松柏何者。

氣至而滋息氣反而游散咸其自致焉耳。造化何容心哉。物物而培之又物物而覆之。天之爲天亦勞矣。雖然草腐而螢出木朽而蟲生穢積而菌華石碎而光見舉摧折殘敗之中而猶有生。生不已之意造物惡得而窮乎哉。嘻我知之矣。生其來兮而造物者不見其來死其往兮而化物者不見其往。然後知造物之無物而物物之自造。又知化物之無物而物物之自化也歟。

天文類

象緯

三才之理一而已矣。上有是象則下必有是形。天之文章皆地之精華也。下有是事則上必有是應。天之吉凶皆人之得失也。是故觀象緯而審機祥者。君子達天之學。因機祥而修德政者。君子事天之道。古之王者所以重曆數之官而謹推步之法者。良有以也。自今考之。天者太極之體也。日月者陰陽之象也。五星者緯星也。是五行之氣也。木曰歲星。屬於東方。火

曰熒惑屬於南方。金曰太白屬於西方。水曰辰星屬於北方。土曰鎮星屬於中央。其方屬則然也。金水一歲而週天。火二歲也。木十有二歲也。土二十八歲也。而後週天。其度數則然也。二十八宿衆星者。經星也。是萬物之精也。馬續論中外常顯者二千五百。張衡論中外微星萬有一千二百五十。其數然也。有四輔之上相。有三公之近臣。箕爲傲客。房爲駟馬。參爲白虎。胃爲天倉。太微五帝之座。東壁圖書之府。執法市官之象。其官明堂靈臺之象。其物其象然也。東方七

宿曰蒼龍。南方七宿曰朱雀。北方七宿曰玄武。西方七宿曰白虎。此四宮星之說也。七宿第四謂之中星。秋虛冬昴。載在堯典。昏參昏弧。著在月令。中星或不。同者。豈非歲差之使然哉。北極出地三十六度。常見不隱。南極入地三十六度。常隱不見。此南北極之分也。斗柄所指四時乃序。以爲帝車。則運中央。以爲喉舌。則酌元氣。北斗爲最尊者。豈非衆星之所宗哉。朔而日月之合。同道同度。則月掩日而日食。望而日月之對。同度同道。則月抗日而月食。此日月之變也。合

散犯守。陵歷鬪食。早出曰羸。晚出曰縮。此五星之變也。因其常則有步之之法焉。因其變則有占之之法焉。周禮馮相氏之所掌則司天文之常者也。保章氏之所掌則司天文之變者也。司其常以辨叙其事。所以敬授人時。司其變以詔救其政。所以克謹天戒。聖人之觀天也。豈直虛文已哉。

日月行度考

日有中道。月有九行。中道者黃道也。一曰光道。日之長短。以去北極遠近爲度。夏至日北。至於東井去極

最近。立八尺之表。而晷影長一尺五寸八分。故晷短則日長。冬至南。至於牽牛去極最遠。立八尺之表。而晷景長一丈三尺一寸四分。故晷長則日短。春分日在婁。秋分日在角。去極中立八尺之表。而晷景長七尺三寸六分。故晷中則日中。凡立表考晷其長短。皆有定數。或加長。至尺有二寸者。陽侵陰。而月將食也。或加短。至尺有二寸者。陰侵陽。而日將食也。晷長主潦。晷短主旱。若晷景奢大爲扶扶者。邪臣進而正臣疎也。冬至後陽生用事。而日反行陰之北方。夏至後

陰生用事而日反行陽之南方者蓋陽用事則日氣盛故能進而入於陰方陰用事則日氣衰故退而反於本方陰氣不盛則日南不極日南不極則多愆陽而冬溫無冰陽氣不盛則日北不極日北不極則多伏陰而夏涼南電此其大較也凡日行不可指而知也以二至二分之星爲候冬至昏奎八度中夏至氏十三度中春分柳一度中秋分牽牛三度七分之一此正行也日行疾則星隨之而轉亦疾故星過中者日行疾也日行疾者君政急也星不及中者日行緩也日行緩者君政弛也

月有九行黑道二出黃道北赤道二出黃道南白道二出黃道西青道二出黃道東立春春分月行青道立秋秋分月行白道立冬冬至月行黑道立夏夏至月行赤道此其九行也九行者合黃道而爲九其實則八行而已春分月上弦在東井望於角下弦在牽牛秋分月上弦在牽牛望於婁下弦在東井此於日如繩往來流通而相應也

論氣盈朔虛與置閏

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天行一日一夜一周而過一度焉日行一日一夜適得一周焉月行一日一夜不及日十二度不及天十三度時亦有遲疾故疾則二十九日而與日會遲則三十日而與日會一歲之行遲疾半之天行惟日過一度故必待三百六十有六日廼復其始而歲紀更焉今一歲止以三百六十日爲斷則天運尚餘五度四分度之一未周也是爲氣盈盈者盈於其數之外也月行一歲中不及三十日而與日會者凡六是每歲又缺六日而天

又餘六度未周也是爲朔虛虛者虛於其數之內也故一歲之畢而天不盡之度凡十有二積二歲則不盡二十四度也是天運之始乃在正月之二十四日不及正旦而與日月會矣然猶在正月之內不失爲三始之月也積三歲則不盡者三十六度而天行之周乃在二月之初六矣何名正月乎此所以不得不置閏也

每月有節氣有中氣凡節氣宜在朔日凡中氣宜在望日此令之正也惟氣之盈虛不齊則或一月而移

一日焉或兩月而移一日焉一歲之中每移十日或十一日積至三歲則正月節氣漸移於正月之望而正月中氣乃當在二月之朔時序紊矣故造曆者但觀其中氣之移窮於晦而無可復移卽爲置閏以通之故凡閏前一月其中氣必在於晦凡閏後一月其中氣必在於朔左傳所謂舉正於中者也

日月薄蝕考

日與月各有分道而異行不當相侵薄其相侵薄者陰陽偏強偏弱之徵也朔日則月與日同行於天而

月差卑若日氣弱則月侵黃道而行以魄揜日而日似爲食矣望夕則日與月相望於東西上下而行不同道而同度適得借光焉若月氣弱而行或倚避傾側與日差池則魄虛而月似爲食矣凡日月之食非真食也人望之似食耳但不宜並而並宜對而不對皆陰陽之病徵因人事而起者故當修省以答之耳

日月暈氣考

凡暈氣形直而微起在日上者曰戴青赤氣抱日上小如冠曰冠青赤氣小而交於日下爲纓交日左右

爲紐青赤氣如半環覆日上曰負戴也冠也纓也紐也負也皆得地有喜之象青赤氣長而斜倚日傍爲戟圓而小在日左右曰珥有軍日有一珥爲喜在日西西軍戰勝在東東軍戰勝南北亦如之無軍而珥爲拜將氣在日旁如半環向日爲抱背日爲背抱吉背凶背主叛將反成青赤氣如帶在日四旁爲璫氣長而立日旁爲直青赤氣三角在日四方爲提橫於日上下爲格日下有黃氣三重曰承福人主吉喜且得地青白氣如履在日下者曰履凡游氣蔽天而日月失色者皆風雨之候不占若天氣清淨無游氣而日月不明爲失色失色而晝昏烏鳥羣鳴行人無影日中烏見日中見黑子乍三年五主臣下有謀將廢其主日鬪主下有叛賊若數日俱出若鬪者天下兵起大戰

論星宿

莊子曰夫經宿盡於分野而堪輿不盡於九州自九州之外如九州者不可意計謂共此經宿耶則一星變而不必萬國同殃謂非此星宿耶則天樞旋而所

見止此名數此其故難言之矣吾謂天之旋如蓋然
雖有轉移不離其處九州居其中央所仰者特蓋中
之一處耳萬有一千五百二十之星特九州中五行
人物之精氣結爲輝光故野有分而占有應耳若疆
野易則五行人物亦易而天之經緯之宿亦易譬如
懸巨鏡於空中隨下所聚之形而各異其影豈能同
哉人特目窮於所見足窮於所至不能徧觀四海之
天文而徃渾儀覆矩之載以爲法象止乎爾也是坐
井覆盆之見也夫幾衡之曆定於堯堯之觀天也南

至南交則今交趾之地也北至幽都則今燕薊之地
也東至嵎夷則今登萊之地也惟昧谷不可考然以
二隅反之亦必在陝蜀之界而非陟崑崙踰葱嶺明
矣則堯之所定璣衡亦止推著中國之法象而非謂
大圓之儀盡於此也亦如大禹圓神姦於九鼎亦徒
謂舟車之所至中國之民所得見者耳豈爲山海之
異物止是而已哉卽如東宿窮於魯則三韓不得占
奎婁也南宿窮於楚則交廣不得占翼軫也北宿窮
於趙則匈奴不得占畢昴也西宿窮於秦則羗胡不

得占井鬼也。昊天亦大矣。彼數國者將遂無宿之可占乎。知其必不然也。吾故曰地異則星異。地無盡則星亦無盡。而五官二十八宿與夫萬有一千五百二十之星。特中國之星而非周天之星也。必以爲周天之星云者。何異指五岳四瀆三江五湖而謂盡山海之形勢乎。且三垣匡衛之星。其官名國號惟中國有之。而王良傳說奚仲造父亦皆中國降生之宿耳。海外之國豈有是名。此又其理之易識者也。

妖星考

天文經星常宿中外官常明者百有二十四。可名者三百二十座。爲星二千五百。微星萬有一千五百二十。在野象物在朝象官在人象神。其妖星者五星之散也。於是。有彗星。本類星。末類彗。小者數寸。長或竟天。見則兵起。大水。主除舊布新。彗有五色。各依五行。本精所生。夕見則東指。晨見則西指。占光芒所及。以爲灾。孛星。彗屬。偏指曰彗。芒氣四出。孛孛然曰孛。見則有大兵。天下合謀暗蔽不明。晏子曰。君若不德。孛星將出。彗何懼乎。言孛甚於彗也。國皇星。歲星之散。

也。大而赤，所出其下兵起，其對衝有殃。昭明星大而白，無角，乍上乍下，所出國兵起多變。五殘星，填星之散也。形如彗，大而赤，出正南，光長九尺，司危。星熒惑之精也。大而白，有毛，兩角，類太白，出正西，見則天子失德而豪桀起。獄漢星，填星之精也。大而赤，中青，下有二彗，縱橫出正北，五殘六賊，司危。獄漢謂四野星出於四方之正面，又有出於四隅者，謂四填星所出。其下皆有兵，其衝皆不利。地維咸光亦出四隅，若月始出去，地可三丈所見，下有亂者亡，有德者昌。燭星

狀如太白，有三彗，上出亦填星之精，其出也不行。所燭者城邑亂，歸邪星如雲，非雲如星，非星出必有歸國者。蚩尤旗，類彗而後曲，象旗見則主大兵。天棓，本類星末銳，出東西北方，主兵爭。天欒如劍，或如鈎，長四五丈，主大兵為讒，為饑。出西北，天鋒象矛，天下縱橫自天棓以下，或曰皆見於月旁，以五寅日見，各以其物為占。長三尺至五尺，期百日，效長丈，期一歲，三丈三年，五丈五年，遠不過九年，遠則禍深，近者淺也。客星五周，伯老子王蓬絮溫星，國皇星是為五客星。

周伯大而黃煌煌然見國有兵喪饑饉流亾老子明
大純白出爲饑爲因王蓬絮狀如粉絮拂拂然見則
其國兵起有白衣會溫星色白狀如風動搖常出四
隅皆主兵此五星錯出於五緯之間見無期行無度
各以其所在之野爲占流星者天使也自上而降曰
流自下而升曰飛大曰奔東西橫行亦曰流大者使
大小者使小天鼓有音如雷非雷其所住者兵發其
下天狗狀如大奔星其行有聲所墮望之如火光炎
炎衝天止地則類狗所在千里破軍殺將旬始出於
北斗旁青黑色狀如雄鷄之怒頸身象伏鱉枉矢類
大流星虵行而蒼黑望之如有毛羽然長庚如一疋
布着天見者兵起格澤星如炎火之形黃白下大上
兌見則不種而獲不有土功必有大害

造曆類

儀象

觀天而立之定法者。是善稽天者也。爲法而合乎天
運者。是善立法者也。天之運一氣也。聖人之法一天
也。順天求合而不爲合以逆天也。是故寓之一器而
可以知九天之大創之一時。而可以垂萬世之遠。自
昔以來。言儀象者三家。曰蓋天。曰宣夜。曰渾天。蓋天
有術而無驗。宣夜有名而無傳。求其得稽天之法者。
惟渾天儀而已。渾天儀者何也。卽書之所謂璣衡也。

高辛之所創而堯舜之所飭也。黃帝得之。曆起辛卯。顓帝得之。曆起乙卯。虞帝得之。曆起戊午。曆之所作。非渾天不可也。青道二出黃道東。赤道二出黃道南。白道二出黃道西。黑道二出黃道北。道之可考。非渾天不可也。錢藻以朱白黑別三家星。葛衡以青白黃別三家星。是考星宿。非渾天不可也。自軫至氏爲壽星。自氏至尾爲大火。是考纏度。非渾天不可也。行於古而不容不行於今。廢於秦而不容不復於後。經營於洛下閎而度量於鮮於妄。人象鑄於耿壽昌而衡

鑄於宋錢樂者。漢也。而惟張衡之渾天儀有輪焉。有漏焉。有管焉。其制爲差善也。故崔子玉稱其術窮天地。制侔造化。是固非溢美矣。作於李淳風而增於一行。成於梁令瓚而備於沈括者。唐宋也。而惟淳風之三重儀曰六合。曰三辰。曰四游。其法爲差密也。故唐太宗置之凝暉。用以測候。夫亦有所試矣。夷考其制。或以銅。或以鐵。或以木。要惟其理之同。而何必其制之合哉。靖康南渡。象入於金。至元而規環不協。有難施用者矣。於是郭守敬始改璣衡舊制。別創簡儀。仰

儀及諸儀表用二線推餘分纖微皆有可考而又當時四海測景之所凡二十七東極高麗西極滇地南踰朱崖北盡鐵勒皆古人之所未爲者載在元史至今遵用謂非不易之定制乎

曆法類

曆法

造曆者有一定之法乎其無一定之法乎日月之運行星辰之次舍凡可以推步而知者亘古今而不變者也而曰無一定之法吾不信也日月有盈縮朏朧之不齊星辰有遲留疾伏之不同錯綜往來出入於二道之間雖竭天下之智巧不能盡而曰有一定之法吾不信也於不可一定之中而參之隨時考驗之術是乃所以爲合天之道乎粵自黃帝命大撓造甲

子而曆始立。少昊建四鳥。分二正。而曆始明。觀諸尚書。而唐曆可考也。觀諸周禮。而周曆可考也。漢之曆。凡五變。作者十七家也。而莫善於太初。有日法。有曆元。本黃鍾初九。而乘之。自上古甲子。而推之。蓋其說皆起於律也。唐之曆。凡八變。作者二十有三家也。而莫善於大衍。以爻當月。以策當日。二始以位。剛柔二終。以紀閏。餘蓋其原皆本於易也。太初善矣。而杜預長慶曆亦可取也。觀其言曰。日月星辰。皆動物也。新故相涉。不得不有毛髮之差。當順天以求。合不當為

合以驗天也。不亦當乎。大衍善矣。而王朴欽天曆亦可取也。觀其言曰。聖人作曆。齊七政。以立元。測二至。以候氣。明天道。以步月。交遲速。以推星。不亦精乎。統而言之。必至於前元授時曆。而後為曆法之全也。蓋郭守敬所作。而許衡所參焉。自今觀之。古之作曆者。有曆元之法。有置閏之法。有歲差之法。有定朔之法。至朔同日。而歲月日皆在甲子。積章為部。而部紀元。又復一週。此曆元也。守敬不拘古法。以辛巳為曆元。而曆法於是乎定矣。日與天會。而多五日。則為氣盈。

月與日會而少五日則爲朔虛此閏餘也守敬不滯古規以歲實加閏應而曆法於是乎終矣歲之差者何也天道平運而舒漸差而西日道內轉而縮漸差而東虞喜約五十年而退一度何承天倍其年而反不及劉焯七十五年似爲中數一行八十三年似爲少合要之皆未定也守敬減周歲之度加週天之數積六十又六年有奇而退一度此其爲可行乎朔之定者何也日行有盈有縮月行有疾有遲而數不齊春秋日食皆在朔漢魏日食皆在晦而朔不定何

承天有小餘之推而李淳風因之李淳風有進朔之法而虞劄僧一行非之要之皆未精也守敬以戶集時刻所在之日考爲定朔交會不紊度數無差是不亦可法乎我朝大統之曆本於授時然而日月之行晦朔之交漸移而漸遠者亦勢使之然也而不可輕改也亦在乎得人而專任之耳以今天下之大人才之盛豈無知曆理如邵子明造化如劉基者乎聘諸草澤假以歲月曆法之正亦何難哉然嘗聞之宋學士曰治曆明時授民作事但伸播值之宜何用

建除之謬。方向煞神事甚無謂。孤虛宜忌亦且不經。東行西行之論。天德月德之云。臣料唐虞之曆必無此等之文。則今日之曆書不合於古者亦多矣。有志於唐虞之治者。其尚爲聖主一申之。

歲差考

天體至圓。日麗天而行者也。周天之度三百六十五。四分度之一。天與日偕運。並行而成歲功。然遲速盈虛不能一律齊。於是曆家取其舒縮之中立法。以權之。俾變者常通。各得其所。而無有餘不足之憾。是曰

歲差。余考往古。堯時冬至初昏卯中。日在虛七度。漢元和三年冬至日在斗二十一度。晉太元九年在斗十七度。宋元嘉十年在斗十四度。唐開元十二年在斗九度。半宋改統天曆。在斗二度。元改授時曆。退在箕十度。至我朝嘉靖間。冬至初昏室中。日在箕三度。夫虛者北方之宿也。日躔北陸。在玄枵子位。箕者東方之宿也。日躔東陸。在祈木寅位。今去未四千年。而計所差已五十度矣。自漢鄧平改曆。洛下閎謂百年後當差一度。漢末劉洪作乾象曆。有歲餘之法。晉

虞喜始以天爲天。歲爲歲。立差以追其變。而算之。約以五十年退一度。然失之太過。宋何承天培增其數。終以百年退一度。而又不及。至隋劉焯取二家中數。以七十五年爲近之。或曰宋祖冲之於歲周之末。創設差分。每四十六年退一度。梁虞翻謂冲之所差太多。因以一百八十六年移一度。隋張胄玄以此二術年限懸隔。遂折中兩家。以八十三年却行一度。則上合堯時日永星火次符。漢曆宿起牛初。前後皆精密焉。或又曰唐僧一行以太衍曆推之。得八十二年而

差一度。由唐以來曆象咸尚焉。太衍之說曰日躔一歲行周天之度。未徧而日已至。故每歲有不及之分。約天一度爲三千四十分。計一歲不十分之三。十有六。積而至於八十三年。則差三年四十分爲差一度矣。元郭守敬許衡王恂輩測景驗氣。以至元年已爲曆元。減周歲爲三百六十五日二十四分二十五秒。加周天爲三百六十五度二十五分七十五秒。強弱相減。差一分五十秒。積六十六年有奇。而退一度。定爲歲差。上考往古。則每百年長一。下驗將來。則每百

年消一。又推自春秋獻公以來二千一百六十餘年。類皆脗合。可謂精且密矣。我朝洪武中刻漏博士元統。以甲子歲前冬至爲大統曆元。不用消長之法。嘗上言。今之曆雖以大統爲名。而積分猶仍授時之數。授時曆以至元辛巳爲曆元。至洪武甲子積一百四十年。以曆法推之。得三億七千六百一十九萬九千七百七十五分。年遠數盈。擬之六十六年。有奇差一度之法。所當修改。嘉靖初。掌欽天監事華相奏。自元辛巳至元統。上言時僅一百四十年。迄今則二百

四十二年。授時曆法每歲差一分五十抄。約六十餘差一度。今合差三度餘矣。是以正德戊寅日食庚辰月食時刻分抄起沒方位多推算不合。宜及今精擇知曆理者。廣集疇人子弟。於冬至前詣觀象台。晝夜詳測日影。黃道赤道中星等日計月書。至來歲冬至。於驗二十四氣七十二候。日月交食日躔月離之類。視元辛巳以來。有所錯謬。備錄上覽。然後定歲差。以成一代之制。今其言猶存。論曰。天運至渺。而曆紀之民用至瀆。而曆先之。是曆之作也。聖人所以弘泰贊。

之用廓經綸之業。厥繫崇且鉅矣。然觀之書曰：欽若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易曰：澤中有火，革。君子以治曆明時。夫書之言欽也，固順天以求合，而人罔所庸其知識矣。繹革之義，則天運靡齊，難以數拘，而隨時變通，亦有不可廢者乎？古之曆自黃帝迄秦末，凡六改。漢凡五改，魏文帝迄隋宋十二改，唐高宗迄周末十一改，宋凡十八改，金熙宗迄元末三改，鑒往者後，差一度矣。而當時史官考諸上古中星，知太初曆已差五度，虞喜定差法，取五十年何承天取百年，而劉焯

以七十五年易之，祖冲之取四十六年，虞劄取一百八十六年，而張胄玄僧一行以八十二年易之，大衍之後，郭守敬立為六十六年，有奇差一度，法無遠於此者，而漸有弗合，豈曆之弗善哉？天道攸邈，運動無常，巧曆不能盡其數，聖哲莫或窮其變理也。勢也，隨時窺測，以救弊符軌，是亦可少乎？然有曆數有曆理，知數而不知理者，曆家之所以流於誕也；知理而不知數者，儒家之所以失於迂也。歲差之法，亦在於理與數兩究之哉。

律呂

粵自黃帝命伶倫取嶰谷之竹斷而吹之以應鳳凰之鳴黃鍾大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此六者陽月之管故謂之律律者法也陽爲陰之法也大呂夾鍾仲呂林鍾南呂應鍾此六者陰月之管故謂之呂呂者助也陰助陽之氣也以言其長短之制則司馬遷謂黃鍾八寸一分大簇七寸二分林鍾五寸二分以漸而短至應鍾爲四寸二分蓋以九分爲一寸也其說是矣以言其相生之法則京房謂蕤賓上生大呂大

呂下生夷則夷則上生夾鍾夾鍾下生無射無射上生仲呂蓋自蕤賓以下凡六律皆反爲陰下生陽陽上生陰也其說是矣有所謂五上六下者卽班固之說蓋陽律之下生陰律之上生而仲呂則能上生黃鍾故但云五上也有所謂五聲二變者卽杜佑之說蓋清濁相次之序爲宮徵商羽角而角徵宮羽乃間兩音故謂之變徵變宮也正聲者十二全律之聲也變聲者十二變律之聲也中聲者宮爲聲氣之中蓋自宮而下屬乎陰而未暢自宮而上屬乎陽而始和

故宮在五行屬土而爲中聲也。半聲者十二半律之聲如黃鍾正聲九寸則變聲四寸半。大簇正聲八寸則變聲四寸以其不可長過於宮故也。旋相爲宮之說本於禮運。蓋十二律皆可爲宮以統衆律如黃鍾爲宮則大簇爲商。姑洗爲角。林鍾爲變徵。夷則爲徵。南呂爲羽。應鍾爲變宮。此黃鍾之一均也。如大呂爲宮則夾鍾爲商。仲呂爲角。林鍾爲變徵。夷則爲徵。無射爲羽。黃鍾爲變宮。此大呂之一均也。同度量衡之說則本於舜典。蓋黃鍾者萬事之本。如九十分黃鍾

之長而十分爲寸。十寸爲尺。十尺爲丈。十丈爲引。此度之始也。黃鍾之管其容千二百黍爲合。十合爲升。十升爲斗。十斗爲斛。此量之始也。千二百黍其重十二銖。兩龠則二十四銖。爲一兩。十六兩爲斤。三十斤爲鈞。四鈞爲石。此衡之始也。班固七始之說則言黃鍾之一均。謂黃鍾子爲天始。林鍾未爲地始。大簇寅爲人始。姑洗辰爲春始。蕤賓午爲夏始。南呂酉爲秋。應鍾亥爲冬也。京房六十律之說則爲十二律者五。其一爲正聲。其四爲變始。黃鍾終。仲呂凡十二正聲。

始執始終南事。凡四十八變聲。若夫宮爲君，商爲臣，角爲民，徵爲事，羽爲物。此非五音之名有所主乎？金屬兌，石屬乾，絲屬艮，竹屬震，匏屬離，土屬坤，革屬巽，木屬坎。此非八音之名有所配乎？

十二辰肖

革節厄言事始云：黃帝立子午十二辰以名月，又以十二名獸屬之。夫十二辰肖十二物，雖莫知其出自黃帝與否，但世俗傳言久矣。能察其義，亦格物之一端也。愚嘗以易卦之理，後天十二卦配十二月陰陽

盛衰之義而明之。子者一陽復也，一陽雖生於子位，尚未出乎地而陽剛之性及寅方始，故子爲鼠而寅爲虎。鼠之爲物一剛在齒，故艮一陽在前而曰艮爲鼠也。若虎則剛而猛矣。惟子生而未出地，則丑土介乎其間而配以牛。牛者性雖柔順，力堪任重。過此則春生之始矣。故迎春者必出土牛以送寒氣也。至於辰位五陽盛長而爲龍矣。龍雖陽物而常伏於重陰之下，猶五陽之伏於一陰之下也。故易曰：震爲龍，巳則六陽已極而陰已生乎其內矣。故蛇亦龍之屬性。

雖毒螫而身常蟄穴也。午者一陰始也。一陰雖生於午位，尚未出乎地而陰柔之性及申方始，故午爲馬而申爲猴。馬之爲物，健而行地，故易乾爲馬而坤亦曰牝馬，地類也。若猴則陰而獯矣。惟午生而未出地，則未土介乎其間而配以羊。羊者內雖狠忿，外實柔順。過此則爲秋殺之始矣。故兌正秋而謂兌爲羊者，以性喜觸也。至於戌位，五陰盛長而爲狗矣。狗外正物而常懷內柔媚之性，猶五陰之伏於一陽之下也。故易曰艮爲狗，亥則六陰已極而陽已生之，其內矣。

故豬亦狗之類，外雖汗濁而內實剛躁也。若卯爲陽中，其禽兔，猶日之出卯而含月中之玉兔，陽中有陰也。故兔者金精，惟視雄毫而孕也。酉爲陰中，其禽雞，猶月之出酉而含日中之金雞，陰中有陽也。故雞者木畜，能感陽氣而鳴也。聖人作易，遠取諸物而繫辭，傳廣八卦之象，其理亦猶是耳。

急覽類編卷之八終

